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Kidnapped

诱

〔英〕史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著
罗塞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Kidnapped

诱

〔英〕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 罗塞译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诱/[英]史蒂文生著;罗塞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5848-7

I. ①诱… II. ①史…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2009号

诱

著 者/[英]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译 者/罗 塞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 风
责任校对/江 岩
策 划/嘎 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 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400千字
印 张/24
书 号/ISBN 978-7-5426-5848-7/I·1221
定 价/11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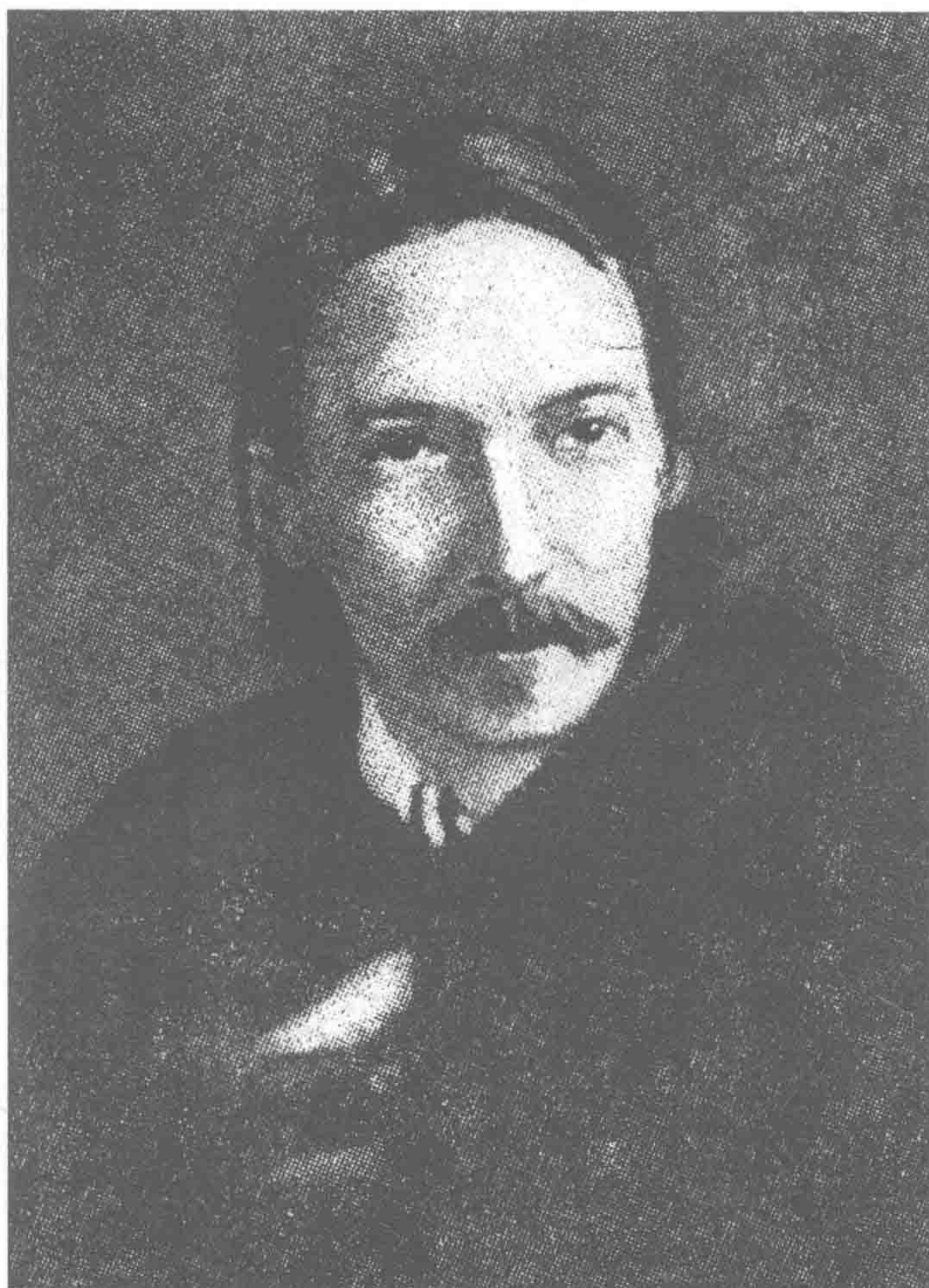
二

2018年3月1日

「英」史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著 羅 塞 譯

誘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作者（Robert Louis Stevenson）像

譯 序

史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對大家想來不是一個太陌生的名字，我們都知道，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文壇上，他是有相當的聲望的，雖然他與狄更斯是生在同一時代，但他却並不因為狄更斯的成功而受到影響，並且，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他在某些地方，是遠勝於後起的哈代；尤其是他的綺麗的文筆，是獲得了當時代的批評家的稱譽。

史蒂文生的作品，為一般人所稱讚的是「金銀島」 (Treasure Isl) • 「誘拐」 (Kidnapped) 與「卡特玲娜」 (Catriona) 等幾部；有人曾經這樣說：「史蒂文生的成功，是得力於最初的「金銀島」與最後的「誘拐」的。」這並不是過份的話！雖然他的作品都是以極審慎的態度所寫成的，但這三部的確是其中最為人所稱譽，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史蒂文生的作品在一般上是極富於魔力的！他能夠緊握住他所要寫的題材與所

要刻劃的性格！他能從日常的生活裏找出他所需要的材料，但他却不爲這些材料所支配！因此，這使約翰瑪茜在十九世紀的英吉利小說中，這樣說他：「在他（史蒂文生）的魔力之下，一個讀者要來批評他的小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過，如果以我們現代的人來批評史蒂文生，我們却可以給他這樣一個評語：「他是一個舊式的人物，並且在某些上是有些反動的。」然而，雖是這樣，我們却不能因此抹殺了他在當時代的價值，與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正如對「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狄福一樣）；因爲，我們讀一本文學作品並不是一口吞下去，而是要仔細的分析過，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來滋養我們自己。假如譯一本書都需要說一下譯的動機的話，那我便是抱着這種態度而譯的！並且，希望本書讀者也以同樣的態度來讀它。

這本書，原名應該是「誘拐，戴維巴福的歷險記」，但用這來做書名，似乎太長了，於是便只用「誘」這一個字。

在原書中，題名下還有這樣一段註解，現在照譯在這裏：

「誘拐，是戴維巴福的歷險記，寫他怎樣的被誘拐與被送出海去；他在一個荒島上的受苦；他在西部高原的旅行；他與亞倫布呂克斯蒂華與其他劣跡昭著的高原的茹科貝特的認識；以及一切他的奸詐的伯父，蕭斯的依貝奈塞所給他的苦難。這書是他自己寫的，現在是由R。L。史蒂文生來呈在大家的面前。」

本書是根據一八八六年發行初版的倫敦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的插圖版本譯的。在原書中，每一章都有一個題名，現在省去。本書內，有一些註解，因為目前參考書籍不在手邊的原故，所以不能加上，望希能在第二版時，或者是能找到材料時，作一次補充。

對我自己的譯文，我是不大敢相信的，雖然我已經盡力的使它與原文相合，但我想與原文出入的地方仍然不少，希望讀者能給我一些指示，以使再版時可以更正了一些。

羅塞·一九四五·三·廿八於重慶。

獻言

我親愛的查理士巴克斯特：

假如你讀完了這個故事，你一定會提出一些超過了我所能回答的問題來：譬如，怎麼亞平的謀殺案要發生在一七五一年，怎麼多倫灘離依萊島會這麼近，或者，為什麼當一切觸到了戴維巴福時作者是沉默的。這些堅果可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打破的了。但假如你以亞倫的有罪或是無辜來難我，我想我是能辯論的。有一天你會聽到亞倫與亞平的謀殺是無干的傳說的。要是你去打聽，你會知道那開槍的「那一個人」的子孫現在還住在那裏。然而這個人的名字，倘若你要問，你將得不到，因為高原人是把它看做一個祕密而保守着它。我還可以說明一點，而且不能作別的辯護；便是極誠實的承認，我一些也沒有達到我的願望。這一本書並不是博學者的書室裏的珍品，但却是一本在冬天的傍晚，談天已經談過，快要睡覺時所可以看的書，並且，那英勇的忠誠的亞倫，將不用什麼功夫，便可以把青年們的注意力從奧

立得（註一）那裏吸引了過來，而使他走進高原同上一個世紀的境地裏去，而且在他睡着後他的夢裏都將混進一些有關的幻像。

至於對你，我親愛的查理士，我並不要求你喜歡這個故事。但也許等它古老些後，你的兒子將會喜歡它；那時，他也許很高興能在扉頁上看到他父親的名字；並且同時他也會高興地把它置放在那裏，而且起憶起了這些是快樂與有些（在當時回憶起來也許是可愛的）悲傷的日子。假若讓我也從一個時間與空間都相隔很遠的境地裏，回頭來看看那些消逝了的往事，這可是極令人奇怪的；這也一定會使你奇怪的，假如你又走上那些街道——很可能那年老的投機家又開了一個店，而把我們同司各脫（註二）與羅伯特愛米特（註三）與那可愛但無名的瑪克本（註四）排列在了一起——，或者可能經過公園的的角落，又逢到了集會，而參加進去，同大家坐在一起喝啤酒。我想，我會看見你，在平和的晝光下動作，並且以你的從前就有的眼睛，看着那些當時變成了夢中的集會地點的那些地方。啊！在這當中，往昔的一切一定在你的記憶裏呈現出來了！然而，讓它永遠不要現出一些對你的朋友的一切

想像●

R. L. 史蒂文生。

(註一) 奧立得，是英國的抒情詩人。

(註二) 司各脫，英國名作家。

(註三) 羅伯特愛米特，英國作家。

(註四) 不詳

一

在可愛的一七五一年六月初的一個早晨，我走出門來，這是我最後的一次能用鑰匙啓開我父親的房子的大門，以後我將開始我的多險的生涯了。當我走上大路時，太陽已經開始把它的光輝照射在山頂上；我走到牧師的家門前時，烏鴉正在花園裏的紫丁香叢中嘶叫着，同時，籠遮着村莊的霧也在這黎明中開始發生與消散。依生登的牧師，卞目貝爾先生已經在花園門口等着我了，良善的人啊！他問我吃過早餐了沒有；見我不要什麼，他用雙手握着我的手並且和善的拍了拍。

「好，載維，孩子。」他說：「我要送你到那小河邊去，好看着你上路。」接着我們便沉默的開始向前走去。

「你離別依生登覺得難過嗎？」過了一會，他說。

「啊，先生，」我說：「假如我知道我是到什麼地方，或是喜歡自己的改變，那我一定坦白的告訴你。依生登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在這裏我曾經過過極愉快的日子；但這是在我沒有到過別的地方的時候的事。自從我的父母都逝世以後，在

依生登我已經不比在匈牙利還多有親近的人；並且，老實說，要是我知道去的是一個能給我較好的機會的地方，我一定帶着一個美好的願望去的。」

「啊！」卞目貝爾先生說：「很好，戴維。那我應當把你的一切告訴你；或者，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當你的母親死後，你的父親（那位可敬的基督教徒）也接着害了致他死的重病，他交了一封信委託我，他說這便是你得的遺產。『在我死後，』他說：『房子弄好，什物賣去』（這一切，戴維，都已經辦到了）『把這封信交給我的孩子，叫他到蕭斯——地名。譯者——的家裏去，那裏離克萊蒙德是不遠的。那是我所來的地方，』他說：『同時，也是我的孩子應該回去的地方。他是一個堅強的少年，』你的父親說，『也是一個機警的上路人；我相信他路上一定很平安，並且一定會喜歡他去的那地方。』」

「蕭斯的家！」我叫道：「我的父親同它有什麼關係啊？」

「不知道，」卞目貝爾先生說：「誰能說得出一個究竟呢？但這家族的名字，戴維，孩子，是你所出生的——蕭斯的巴福；一個古老的，誠實的望族，也許在近

來是衰落了。你的父親也是一個有着與他的地位相適合的教養的紳士；沒有人比他更能領導人；但是並不是說他的儀態或是言談是像一個普通的牧師，而是（像你自己所能記憶的）我極高興能有他在我的家裏去接待紳士們；在我們的一族中，卞目貝爾凱倫特、卞目貝爾董士威爾、卞目貝爾敏契、以及別的，同着一般大家所熟知的紳士們都很喜歡同他做朋友。好，這裏是遺囑書，是我們逝世了的親人所親手寫的。」

他把信遞給了我，信封上是這樣寫：「交蕭斯依貝奈塞。巴福先生，由我的兒子戴維。巴福送呈。」這樣的巨大的期望突然出現在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而且是依特呂克森林的一個可憐的鄉村牧師的兒子的眼前，我的心快被抑制住了。

「卡目貝爾先生，」我吃吃的說：「假如你處在我的這種境地，你想去嗎？」

「我敢說，」這位牧師說：「要是我，我一定去而決不猶豫。像你這樣一個強健的少年到克萊蒙德（它離愛丁堡（註一）並不遠）去是走兩天就可以到的。即使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你的高貴的親戚（我只能認為他們可能同你是同一血統的）

也會開門送走你，並且，你只不過又走兩天便可以仍回來敲牧師的門的。但我只希望你能被好好的接待，像你不幸的父親所預期的，並且，無論如何我是知道早遲你會成一個偉人的人的。唔，戴維，孩子，」他又說：「它促使着我的良心要我利用這次離別，使你在公正的保護下躲開一切世上的險惡。」

他想找一個舒適的坐位，看了看路邊的一棵樺樹下的一塊大石頭，便一面說着在上面坐了下來，這時，陽光正照射在我們的身上，他把手帕放在他的高帽子上遮着，然後，舉起了他的食指，首先他要我反對那些不在少數的異教徒，並且迫切的勸我立即就加在我的祈禱與讀聖經中。這做了以後，他拿出了一張畫片來說是我剛要去的那房子的畫，同着我應該怎麼同裏面的人相處。

「戴維，忍耐對事物是無害的，」他說：「要記住這些，雖然你的身世是高尙的，但你却受了一種鄉下的教育。不要替我們丟臉，戴維，不要替我們丟臉！在你的那巨大的家中，同着上上下下的那些僕人面前，在意想上你要把自己顯得優良，審慎，敏捷，說話可要儘量沉着。至於對那個地主——記好他是個地主；我不要再